



YU
JIAN
ZHUAN
SHEN
ZHI
JIAN

遇见，转身之间

在很长的时光里，我们都在等待一个人，
却不知道，在我们的身后，也有一个人，
一直等在那里，在我们难过时，伤心后，
为我们收拾残局，遮风挡雨。



菟丝子 ◆ 著
TU SI ZI WORKS

青梅竹马+温馨都市=纯爱童话

献给那些等待守护在我们身边的人

一场关于爱情的等待
一次关于幸福的遇见



遇见爱，
就在转身之间

中国妇女出版社

遇见，转身之间

菟丝子 ◆ 著
TU SI ZI WRITE

YU

JIAN

ZHUAN

SHEN

ZHI

JIAN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转身之间 / 菟丝子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80203- 735- 9

I. 遇… II. 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6747 号

遇见，转身之间

著 者：菟丝子

策划编辑：丁媛媛

责任编辑：丁媛媛

装帧设计：零点叁叁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www. womenbook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南方印刷厂

开 本：150 × 230 1/16

印 张：15. 5

字 数：14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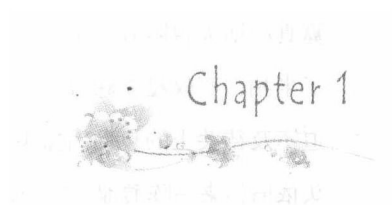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 - 7- 80203- 735- 9

定 价：23. 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Chapter 1.....	001
Chapter 2	025
Chapter 3	047
Chapter 4	059
Chapter 5	087
Chapter 6	111
Chapter 7	141
Chapter 8	167
Chapter 9	197
Chapter 10	233



“出去！到最边上的包厢，不找个男人回来当众拥抱就别进门！”

杨珂一声奸笑，拽走夏草草面前的人肉盾牌简雅汶，将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夏草草踹出了包厢。

夏草草垂死挣扎，伸出两只手拼命挠门：“喂喂喂，我是寿星公，就算真心话大冒险我拒绝回答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享有豁免权？”她动作慢了半拍，不仅没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情从而拿到免死金牌，还险些被迫不及待关上的包厢门撞歪了鼻子，幸而她鼻子本来就塌。饶是如此，鼻头依旧传来一阵酸涩，害得她眼泪都涌了出来。

夏草草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她捶胸顿足，心寒至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千里迢迢漂洋过海辗转回来，还没来得及充分表达自己拥抱祖国母亲的激动心情，还没来得及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就先被狐朋狗友摆了一道。

潜规则才是王道啊！

夏草草唉声叹气，她敢拿她泡在茶水里硬逼着简雅汶跟杨珂吃下去的蛋糕发誓：刚才确定受害人时，这两口子绝对玩阴的了！

“喵”的老友不如老狗。

无奈认赌服输，她耷拉着脑袋，悻悻地摸了摸鼻子，垂头丧气地沿走廊往前走，不时抬头看包厢号。

身后有风吹过，夏草草漫不经心地转头瞥了眼，没有人。

收回目光的瞬间，白色的身影从前面的回廊一闪而逝，印在她瞳孔里的，是瘦削挺拔的背影和依稀熟悉的眉眼。

沸反盈天的娱乐场所，灯红酒绿，烟雾缥缈纷纷，修得像九曲回肠

一般的走廊，长长空空。两面皆是包厢门，宛如一座巨大的迷宫。周围的一切都是恍惚的，如同水洗过的画卷，全成了无关紧要的背景，与她不相干。她的人也是恍惚的。隐隐约约地，心底的某处似乎有个声音在焦急地催促：追上去，追上去。

地面是光滑的玻璃，晶莹剔透，清楚地倒映着她跌跌撞撞的身影。高跟鞋走在其间，只闻“咚咚”声和振聋发聩的回响。

夏草草紧紧跟在那个白色身影的后面，嘴巴张得很大，发出的声音却是嘶哑。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回响在空旷长廊里的是孤单的声音：

“等等我，等等我。”

白衣男子越走越快，她只好一路小跑。身上每一处都在痛，脚被鞋子磨得步步都似走在刀尖上。

走了大半个迷宫，兜兜转转，终于还是追上。她的手死死扣住男子的胳膊，仿佛溺水者濒临没顶前攥着唯一的浮木。

夏草草喘着粗气，恼羞成怒：“陆千寻，你跑什么跑？”

走投无路的男子迟疑地转过头来，是一张慌乱无措五官还没有长开的中学生面孔。

夏草草的脑袋“嗡”的一声，抓住他胳膊的手慢慢地松开。她嘴角咧到耳后根，面上浮出一朵扭曲的笑容：“对不起，我只是想问，洗手间在哪里？”

七百多万人口的都市，全无交集生活，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她是何其的渺小，哪是这么容易就能见着。夏草草低头呆呆地盯着自己空空的双手，下意识地握住，时光如沙漏，从指间悄无声息地溜走。

想着想着她忽而就笑了，淡淡的苦，微微的涩，全隐在浅浅的酒窝里头。

认识陆千寻时，夏草草才知道世界上确有人生了一副英俊得可以称



作惊艳的容貌。

高中的入学摸底考，名句默写：蚍蜉撼大树，_____。

中考成绩一团糟，但因为某些人为因素得以进入省中的夏草草姑娘一头雾水，什么“蚍蜉撼大树”，她还蟋蟀向天歌呢！不对，这又不是写对联。

夏草草绞尽脑汁，大笔一挥：摇也摇不动。

写完以后她有些心虚，看看卷子前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后半句她填的起码还是押韵的。

监考老师刚好走到她身边，看她一挥而就，血压瞬间就升到了顶点，痛心疾首地摇头：“你就是掰也不能这样乱掰啊！”

夏草草脑袋恨不得埋进桌肚里，她倒是想正儿八经地掰，可是最正常的掰就是瞎掰啊。

直到考试结束铃响起，她还是“摇也摇不动”。教室前面的学生帮老师收卷子，到了她的桌旁，拽卷子，不给，再拽，还是不给。

倒霉的好学生忍无可忍，声音低沉而清冷，像是深潭中的水：“可笑不自量。”

哼！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嘲笑她。

夏草草恶狠狠地抬起头，用力瞪他，一瞬间却失了神。年轻的男孩子光洁而美好的面庞在夏末的阳光中熠熠生辉，清爽如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笔下《荆棘鸟》中的戴恩——不染世间半点纤尘。他的表情淡然而温和，看不出多少情绪，唯独一双眼睛，黑得发亮，微微露出笑意。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陆千寻，像是从漫画中走出的美丽男子。

以后很多年里，从泱泱中华到大不列颠，从欧洲到美洲，夏草草都不曾再遇见比他更好看的男子。

热闹极了的娱乐场所，偶尔有侍者端着盘子从她身侧经过。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结，侧着身子避让着她。盘子里放着瓶瓶罐罐，是含酒精的饮料和不含酒精的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两旁包厢里传来缥缈的歌声，就好像有海螺放在耳边，涛声依旧。

苦涩的笑容慢慢弥散，像是一颗小小的石子丢进平静的湖泊泛起的涟漪，渐渐地，终于细微到再也看不见。她无奈地摇摇头，用力吸一口气，吹一记口哨，仰起头，努力给自己一抹微笑。转过身，慢慢后退，一步步离开最初的梦想。

“砰”的一声，端着餐盘的服务生躲避不及，被她的身子撞到，居然夸张得四脚朝天。瓶瓶罐罐洒落一地，银瓶乍破水浆迸，酒水四溢。罪魁祸首夏草草傻傻地看着大雨倾盆下，满地玻璃碴，灯光一闪，折射出许多光芒，场面蔚为壮观。

呃，她敢肯定，是地面太滑的缘故，跟撞到她瓷实的身体上造成的反作用力没有多少关系。呃，她起码有七成或者是六成以上的把握。

响动太大，旁边的包厢门开了。杨珂惊恐地看着这一幕，眼珠子快瞪出来：“草草，这里是正经娱乐场所，工作人员不出台不卖身。”

夏草草很想把自己损友的舌头给拔下来。

周子真从包厢门里挤了出来，眉头皱成川字：“夏草草，你怎么回事？我掏钱给你过生日你还砸场子！告诉你，赔不了钱就把你留在这里刷盘子抵债。”他脚步不停地朝她走来，一把将她拽到自己身边，“傻站着干什么，不会被撞傻了吧？有没有碰到哪里？”

躺在地上的小男生一本正经：“我们这里不收厨房帮工。”

夏草草满脸黑线，后悔刚才没有趁势一脚踩住服务生的嘴。

一失足成千古恨，尤其是当小服务生喋喋不休地念叨她毁了多少东西时，她真觉得头疼。

周子真摸摸鼻子，笑容暧昧不明地掏出钱包打扫战场。夏草草被他陡然这一笑，浑身汗毛倒竖。果然，这厮附在她耳边，声音轻柔得像情人的甜言蜜语：“别跟我客气，反正这钱也是从你工资里扣。”

万恶的吃人不吐骨头渣的资本家！

她还没上班就成“负翁”了。

最后大冒险也没有成功，因为最边上包厢里全是青翠欲滴的小学生，正在为学校的艺术节秘密练兵。无论夏草草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领队的小老师都无法相信她不是诱拐儿童的怪阿姨，枉费她冒着跑调十万八千里的危险唱了《蓝精灵》、《数鸭子》和《我是一个粉刷匠》。

她沮丧极了，明明她对小帅哥跟老师哥是老少通杀的。

听了她的拉锯战，一包厢的人笑翻了，个个都是看好戏的表情。

杨珂更是落井下石，有意无意地用手拨着桌上那瓶醒目的伏特加，阴险毒辣至极：“草草，你找来的人呢？”

夏草草摸摸自己的胃，银牙一咬，恶狠狠地回眸一笑：“丫的，老娘去色诱，还不信拐不到祖国的花朵了。”

周子真忍无可忍，哭笑不得地瞪她：“给我安生坐着吧！”言罢伸手拿起桌上的酒瓶，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把一瓶酒灌进了肚子。

夏草草瞪大了眼睛。旁人更是惊呼：“周子真，有你这样护着她的吗？”

周子真似笑非笑，因为喝了酒，桃花眼似有波光流转：“我乐意。”引得旁人笑容暧昧。

夏草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资本家常用的怀柔政策。

男人们去车库取车时，简雅汶忽然指着夏草草的耳朵褒贬不明：“草草，小时髦赶得不错，就戴一只耳环。”

夏草草一惊，下意识地捏自己的耳垂。结果她对自己下手也没个轻

重，捏到了有耳环的那只，疼得她“嗷”的一声叫了起来。

周子真刚好把车倒出来，看她龇牙咧嘴的怱样，立刻露出两颗大门牙笑得极其欢腾。

耳环自然是没有找到。偌大的KTV，那么小小的毫不起眼的饰品，哪是那么容易找到的。KTV的经理接过周子真的名片，笑容可掬地保证：“一旦我们找到那只景泰蓝的耳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夏小姐。”

简雅汶对于她的大动干戈颇不以为然，看草草刚才的架势，简直是要把人家KTV掘地三尺。周子真也真是的，这种状况不拦着，任凭她胡闹也就算了，还鞍前马后地帮忙。

“你说，他这是养女儿呢？有这么惯的吗？”

“你呀，咸吃萝卜淡操心。管他们怎么折腾。”杨珂点火，把车开上大道，笑着朝从他们车旁呼啸而过的捷豹吹了记口哨，诅咒道，“最好叫交警拦住你小子，酒后驾车，没公德心。”

夏草草倒不怕周子真出交通事故，即使这厮把捷豹开成飞豹，在高架上上演《头文字D》，她坐在车里也绝对稳当得很。她的心还系在景泰蓝的耳环上，一只耳朵空荡荡的，心里的某处也空荡荡的，没了着落。

“别想了，回头再给你买副不得了。辛辛苦苦忙一遭，连个笑脸都不给，你也忒没良心了。”

夏草草懒得搭理周子真，转头看窗外。

城市的污染太严重，光怪陆离的都会，星光熠熠不过是遥远的记忆。风过处，尘香寥寥，初夏微凉。浮生若梦，梦也做不长。灯红酒绿中的欢乐，谁又顾得到热闹背后的寂寞。

买耳环的事本以为周子真只是随口一提，不想他还真上了心。



第二日一早客厅的电话震天响，声音之凄厉悲怆几乎让夏草草怀疑是大屠杀纪念日周年拉警报。她捂住耳朵，朝客厅方向有气无力地喊：

“妈，电话！”

臆想中孔武有力的脚步声并没有响起，反倒是电话铃声依旧不依不饶。夏家爹娘不能指望这个懒惰女儿为他们提供颐养天年的条件，一早就上班去了。夏草草藏进毯子底下，用枕头盖住脑袋，口里念念有词：“敌不动，我不动。”

不到三分钟，夏草草垂死挣扎下床，闭着眼睛梦游一般去客厅接电话。

周子真在电话那头喊：“夏草草，你猪啊你，接个电话的速度都乌龟流泪蜗牛叹气。”

夏草草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掩饰性地遮了嘴巴，有气无力：“是你啊，咱不是说好了，一周以后才上班吗。”

无奈周子真的耳朵是属猫的，闻呵欠声立刻火冒三丈：“你还睡啊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钟了。起来起来，我告诉你，越睡越困，趁早给我起床。”

夏草草困得恨不能拿根火柴棒支起眼皮，心里咒骂，嘴上打着哈哈：“起来了，就起来了，这不刚起床准备洗脸刷牙吗。”说着就想浑水摸鱼，挂了电话好回去接着睡。谁知周子真捷足先登，抢先一步堵住她的嘴：“起床了是吧，我半个小时后到，正好给你时间收拾一下。迟了我上去掀被子！”

“喂喂喂——”夏草草对着电话的“嘟嘟”声干瞪眼。闭着眼睛去刷牙洗脸时撞到了洗手间的门板，疼得她坐到周子真的车上时依然龇牙咧嘴。

车子七转八转开到了一家百年老字号门前，夏草草骨气甚少，为五斗米折腰，冲着耳环的面子屁颠屁颠地跟了进去。珠宝店的小姐最势力得不

动声色。以夏草草清汤挂面形容不整粗布拙荆的造型，本无缘入她们美丽的双眼。只是旁边有个衣冠楚楚拾掇得人模狗样的周子真撑腰，她在店面里的受欢迎程度立刻上升了不知道多少个段位。

有钱的是大爷！

夏草草现在算是深刻认识到了这话究竟是何含义了。明明是给她买耳环，合着现在她倒成了不相干的外人。周子真与柜台小姐全然不把她不断强调的景泰蓝耳环当回事，她就在边上冷眼旁观含情脉脉的柜台小姐一面甜言蜜语地极力撺掇周子真买下那款水滴型蓝宝石耳环，一面还不忘眨巴眼睛暗送秋波。

夏草草不爽，非常不满意被冷遇。她装模作样地咳嗽，一个劲儿地暗示：小美女，我才是顾客，我才是上帝。

显然上帝没有财神爷来得重要，她哼哼唧唧了半天，赢来的就是一杯一次性纸杯装着的龙井茶。

夏草草看着绿色的茶叶粘在白色的纸杯壁上，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株翠生生的藤萝。底下堆积着的茶叶，似沉似浮，仿佛妖娆多姿的海藻，又若深海女妖飘荡的绿发。她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水，端起十足的架势：“我就要景泰蓝的耳环。”

周子真置若罔闻，指着那款蓝宝石耳环，气定神闲地刷了卡。

“嘀”的一声，一沓钞票就长出翅膀飞了。

走在去停车场路上，夏草草掉了脸。周子真一开始还哄哄她，后来发现这小姑奶奶是人来疯，怎么也哄不好，面上也渐渐挂不住。他赶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挪出这宝贵的半天时间，又花了大价钱，竟然热脸贴冷屁股了！

周子真脸色铁青，阴沉得能拧出水。

夏草草看他那不知悔改的死样更来气了：“停车，我要下车！”

只听“吱”的一声，周子真急踩刹车，差点儿没把夏草草给抡出去。

他斜眼看着她，面容冷峻。

夏草草气愤难当：“我让你停车，你就听。我还让你别买那两只耳环呢！”

输人不能输阵，开车门，下车！

可是一下来夏草草就后悔了。这是哪儿？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的。还不到十年的工夫，这座生她养她的城市已经肆无忌惮地欺负她——严重路痴了。夏草草在国外荒芜了好几年，看见车流滚滚就犯怵。都说资本主义世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啊呸，那都是骗人的鬼话。外国就是农村，除了屈指可数的地儿以外，大部分地方连中国的农村都比不上，人迹罕至，杀了人弃尸荒野便可，连挖个坑都不必。

今天出来夏草草钱包、手机都没带，因为周子真说凡事有他呢，不用她带。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别相信男人那张嘴。

夏草草悔啊，悔得她肠子都青了：她应该让他下车，凭什么自己下车啊。就算无照驾驶，车子被扣了，扣的也是他周子真的车啊。

这时她看见前方正有一警察叔叔在指挥交通，立刻兴高采烈地跑过去：“叔叔——”

刚开口说话，想起周子真第一次把她丢大街上了，夏草草鼻子一酸，不争气地双泪垂君前，竟无语凝噎。

警察一扭头，先向夏草草敬了个礼：“你怎么了？”

呵，竟然是个帅哥，这身材这脸蛋，再套上这一身制服，摆在街上还管理交通，简直是存心制造交通事故。

夏草草强行压下心头泛起的一阵阵涟漪，抽抽噎噎地解释：“我跟我哥吵架，他把我撵这了。我这才刚回国，哪儿也不认识。”

“你家住哪儿？”

夏草草愣了一下，迷茫地摇头。她素来对街道名称小区几楼几栋什么

的没有概念，记忆地址全凭对周围建筑物的印象。

忙得天昏地暗的交警听了她词不达意的描述，头也大了，再看夏草草哭得稀里哗啦，手一摆：“行了，您去那儿先坐会儿，要是等我下班你哥也没来，我再带你去警察局。”

“嗯。”听警察这么说，夏草草就放心了，最起码人民政府还是关心她的，不枉费她千里迢迢地跑回来报效祖国。

夏草草乖乖地跑到阴凉地坐着，手支着下巴看烈日下警察叔叔英武逼人：这侧脸轮廓，这下巴的弧度，啧啧，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

一会儿警察走过来：“还想得起来家里的电话号码吗？”

夏草草点头，善良的交警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她。电话响了半天，没有人接。也对，这个时间段，爹妈还没下班呢。至于他们的手机号码，夏草草一直存在手机电话簿里。关键时刻，还是自己的脑子最管用。

“喝水吗？”人民警察看着夏草草一脸失落的样子，好心地问。

“喝！”夏草草老老实实地点头。她渴坏了，刚才两行热泪几乎耗尽了体内的水分。

警察递给夏草草一瓶水还细心地帮她打开，她抱着瓶子一顿猛灌。心里更是莫名地委屈，人家一陌生人都对她这般体贴关心，周子真倒好，竟然将她弃之不顾。

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时夏草草眼角的余光瞥见了那辆招摇的捷豹一直在路口徘徊。警察循着她的视线看过去：“那是你哥吧？”

“嗯。”

“行，你在这儿等着吧。”

警察把周子真拦下来。别看夏草草离得远，隔着十多米的距离，她照样能看清周子真那副趾高气扬的践样。倘若年龄减少十岁，倘若再整个凤梨头，活脱脱言承旭版本的道明寺！

警察往她这边一指，周子真随即把车停在路边向夏草草走来，声音像

吃了火药：“走，跟我回家。”

“我——”夏草草正在挣扎要不要再拿乔一下，自己立刻跟上是不是太好哄了点儿。

周子真眼睛一瞪：“少废话！”

她的矜持立刻被吓进了肚子里，连忙跟交警挥手：“叔叔再见。”

两人一路无话，到了夏草草家楼下周子真看她还抱着那瓶水，眉毛挑了挑：“水哪儿来的？”

夏草草得意洋洋地显摆：“警察叔叔给的！”

“不知道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吗？回头给你拐卖了怎么办？怎么这么没脑子。”

“那不是警察给的吗？”

“他不是警察，他就是一交警！”

夏草草一愣，急中生智：“不对！交警叫交通警察，也是警察！”

周子真愣神了，一下午第一次露出笑容：“哎哟，不错，这反应，快能上王小丫的《开心辞典》了。”还没等夏草草美滋滋地冒泡儿，周子真的毒牙本性又暴露出来，“就你这年纪，指不定比人家小警察都大，还好意思叫人叔叔。”

夏草草笑容满面：“是啊是啊，我也就能喊你这样奔三的老年人叔叔了。

耳环她没有戴，回到家就丢进抽屉里了。夏妈妈从小教育她财不外露，何况那样璀璨夺目的耳环，她担心走在街上会有飞车党削她耳朵。

晚饭餐桌上，夏妈妈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嫌菜淡，一会儿嫌汤咸，最后干脆筷子一撂，提前退场。夏爸爸郁闷至极，相当委屈地向女儿强调：“我觉得我菜烧得还行啊，真的还行啊。”

夏草草“扑哧”笑出声，拿出手机翻看日历，恍然大悟：“老夏，今

天七夕！”

难怪周子真傍晚走得那么急，原来是纤纤擢素手，佳人有约啊。

周子真赶了晚上六点钟的飞机。

等他回来时已经是半个多月以后。研发中心副主任带着夏草草去办公室觐见，她看到的是一个又高又酷的男人端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眉目森然。夏草草的本能反应是想笑，她见惯了他吊儿郎当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儿做派，陡然看他如此正襟危坐，颇有些不习惯。

她咬住内唇，努力做出不卑不亢的端庄模样，乖乖地等部门大哥为她引见。副经理刚打完招呼，正慷慨陈词，周子真忽而抬高眉毛，似笑非笑地看她：“韩国人？”

夏草草知道他在嘲笑她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完成的妆容。她很懒，正常情况下都素面朝天，就连在国外读书时也不例外。每天唯一的护肤之道是一日三餐前将电饭锅揭开，利用米饭的蒸汽给自己的脸洗桑拿。周子真嫌她恶心，每每叫嚣“脏都脏死了，这样的饭没办法吃！”说得那般大义凛然，可夏草草做的饭，向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能进她自己的肚子。鬼都知道，她是出了名的大胃王。

那时候有相熟的英国同学婉转地指出，这样不施脂粉会很失礼。夏草草严肃地告诉同学，我们东方人，除了日本女人和韩国女人，其实都很少化妆，因为怕毁皮肤。

“你看，我的脸皮有多薄啊，吹弹可破。”

周子真笑容可掬，毫不留情地在一旁戳破牛皮：“对啊，她脸皮薄得近乎于没脸皮。”

夏草草见招拆招，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笑容温婉：“啊内啊塞呦！”

秘书送了咖啡进来，现磨的咖啡豆，刚刚煮好，白烟袅袅升起，一室